

### 城里的庄稼地

□潘鸣

我们的旌城眼见着出落得益发繁荣时尚了。城池靓楼林立，街衢密织，湖山温婉，实在是寸土寸金。

然而，在熙熙攘攘的市井中，我却常常见到，闪烁着一些庄稼地的影子。它们以碎片化的方式，见缝插针嵌入市区某些角落，洋溢着来自乡村原野的腥湿泥土气息和农作物植株沁人心脾的芬芳。

春日时光，闲暇去小弟家。小弟居家城南经开区一座别墅区，拥有漂亮的私家花园。那日，他不像往常请我在中庭落座款款喝茶赏花，却领我绕出住宅栅墙，去另开眼界。栅墙基石下有一带窄窄的斜坡，坡底是排雨沟。斜坡原本荒芜棘生，眼下却有了异变。一围竹栅泥砖把几平方米坡地筑成园圃。荒草尽除，壤

土垦得很细，培出几条厢垄。青青绿绿的菜秧子才冒尖尖角，阳光下，棵棵叶瓣晶莹剔透如水晶片儿，腐殖肥的气息隐约飘忽在三月煦风中。

小弟告诉我，这园圃是新近开垦出来的。在他家做家政的何阿姨是农家女，日前看上这处闲地，说一句“荒着好可惜！”便从老家携来一柄铁锄，抽空三下五除二垦荒为畦。又弄到各样菜种，用泔水烂菜叶自沤肥料，趁着时令撬窝点播，一块庄稼地就这么诞生了。放眼一看，坡地一带，类似的袖珍菜园正一个接一个“长”出来，成为别墅区衍生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小弟说如今他从公司下班回家，偶尔也挽袖捋裤下地躬耕一把，活动筋骨出出汗，挺好的。那一畦菜，不仅丰富了小弟一家的餐桌，我也有幸沾光。时

不时，小弟会开车送过来一兜萝卜青菜，枝叶沾露根带泥。

那日悠游柳梢堰湿地公园，偶然见到，修葺整洁的草坪和奇花异木之间，也穿插着好大一片庄稼地。栅栏门口有牌匾显示，这是一座“家庭农场”。场圃划分出棋盘似的若干网格，每一格各有标志，注明田块归属不同“业主”。土中所植，五花八门，千姿百态，还绰约着一些瓜棚豆架，看上去，整个场圃酷似偌大的水彩调色盘。心中好奇，向园丁打听，方知这座公园农场的由来：按国家相关政策，公园管理者划出一部分地，辟出这方农场，供城里人以家庭为单元，分片包租耕种农作物，沉浸式体验乡村生活。“公园农场”如今炙手可热，每逢节假日，许多市民举家前来“务农”，在庄稼地里耕耘、

播种、收获。那些对农事一无所知的城里孩子，也有幸亲手为自己的盘中餐奉献一份努力，亲眼见证一株稻麦或蔬菜怎样从稚嫩芽苗幻化为沉甸甸的果实，眼里无不闪烁惊奇而欣喜的光芒。

笔者一位老友，退休后不忘昔日农家娃的根本，一心想重拾农艺，颐养心性。老友灵机一动，将居住的一楼花园改弦更张，除去花花草草，从花市买回数十麻袋肥黑泥，在自家客厅窗外造出一片庄稼地。老友复活儿时务农的记忆，日日倾心操持，种瓜种豆种小菜，把一块菜圃种得四时葳蕤。我曾应邀入场参观，果真满园生机。有株南瓜，藤蔓绕着楼顶绵延，一路生下数枚瓜蛋。最大一枚，竟有旧时农家磨盘大小，金黄灿灿。

细细琢磨，这些零星星的庄稼地，它们在城市中的闪现自有缘由和理义。它们让城市在严谨的构筑中包容一点无拘的小自在，为疏荒的角落弥补一份紧凑，给僵硬萧寂之地植入些许生机，催生无中生有的奇迹。它们是悠悠萦响于都市的乡村民谣，为流落到城市的寄居者守住一抹乡愁。

跻身市井，这些小小庄稼地一点儿也不自惭形秽。它们的存在，与城市的格调品位并不违和。打造和侍弄每一寸庄稼地的人知道，城里的每一个明白人也懂得，如今都市再怎么高大上，追根溯源，广袤的乡村原野总是孕育它的怀柔母腹。从本质上讲，每座都市是一棵植株，它从一片温润的庄稼地里绽芽萌生，一寸一寸拔节向上，终成蔚为大观。

### 组诗七首

□陈必文

#### 一朵荷

西湖，东湖，观音湖  
认真决定共享一个夏天  
六月  
濯足杭州  
头枕遂州

地球是个岛  
猫耳洲也是

满世界的泥土  
喂养着藕节和根须  
满池塘的污泥  
叩问着周敦颐

一朵荷掀开捧着珍珠的绿色  
从水面上跳起来  
发言  
一炬火  
烧开了《诗经》身后，整个会场

#### 一个早晨

头顶的鸟声  
像柳条一般细碎轻柔  
在江面掀起涟漪  
波浪收捡着一片一片顽皮的金光

一个影子小心翼翼  
一个影子欢天喜地

树荫，遮住了春天的一角  
阳光，打开了春天的全部

#### 桥上

这桥，很短  
桥上车匆人急  
你，慢得像只小蜗牛  
我的一只大手，牵着你的小手

你叽哩哇啦说个不停，下面的流水仿佛在静静地听  
我看见了水认真的样子  
也看见你的脚尖在踢着阳光，阳光无比欢快

你说，我这才第二次送你  
你读书的地方离我们家这么近

这很近的早晨，我们都很忙

我走路一向很快，就像时间从来没有慢过  
路边的树叶已被风染黄了  
上一次它还是青的  
上一次你还穿着小花裙

你走得好慢  
磨磨蹭蹭，数着地上的蚂蚁  
我想催你快一点  
你的小手，拉慢了我的脚步  
走那么快干什么？  
这一道桥  
一段路  
本来就不长

我还没抱过几次  
你自己就会走路了  
没牵过几次你的手  
你就喜欢自己蹦蹦跳跳了  
幼儿园还没接送几次  
你就要毕业了

走那么快干什么？  
再快  
还快得过分针秒针？

牵着你的小手  
我们才共同攥住了这一分一秒  
只有你的小手，才能将这分秒捏成  
幸福的模样

在桥上  
牵着你的小手，慢慢地走  
这桥，就生出了趣味  
这桥，就偷偷地长大了

#### 访遂宁贾公祠

空气已中暑，托不住一只鸟  
在唐朝，它是定位长江县的坐标

一头驮过瘦诗的驴，死去上千年，骨头埋在荒草下  
荒草下埋着泥土，埋着贾公的祠堂

六十年前狂涛卷落的瓦片，碎了自己和泥土  
就像一些阳光，散落村口  
一些字立在纸上

是哪一天的一场雪

#### 染绿了一棵松

松木做了椽子  
屋檐下好听月光拍打薄霜  
那时，主簿不理长江事

明月山上好读书，好送人  
好看涪江水东流  
偶尔过一舟

没有了旧祠  
没有了推敲的声音  
四周站立的玉米  
排兵布阵  
仿佛一直在保护一个诗人

没有一个诗人活得过诗  
没有一座祠久得过文字

#### 一棵树

一棵树当我们的面跑进了一面墙  
那些方方正正的格子  
再小  
也挡不住  
一棵树完整地生长

就像那些染黑夜晚的格子  
小成颗粒  
也挡不住  
人们举过头顶的明亮

就像另一些格子  
小到不能站立  
也困不住  
思的光，想的芒

#### 乡下

周末，搭一艘武陵人的船到杂花  
野草像小猫、小狗  
一样用素颜标语欢喜的地方  
在豆苗、青菜夹道欢迎的乡下田园

一个黑色的耳机，堵住城市和现实的嘴  
声音从远处带着种子跑来  
用一把生锈的锄头翻一翻过于紧张的土  
让耳朵追随从文字中起床的文王、孔子、老子、孙子  
一锄元亨利贞，一锄仁义礼智

一锄万物为狗，一锄知己知彼  
土的历史，打败了锄头的铁锈史  
锄刀越来越亮

或者用水来冲洗土地  
冲洗脚和锄留下的污痕  
冲洗躲在阳光里的灰尘  
冲洗我杂乱无序的内存

或者把那些路过尔虞我诈的风

摧毁的枯枝败叶  
火化成一堆钾灰  
加一桶最纯正的尿素  
留一瓢石敬瑁，倒一瓢秦氏桧  
让一棵草加班审判白纸上罪

或者回忆《太平年》里的五代十国  
把朱温，李存勖，刘知远，赵匡胤，钱弘俶，赵光义  
刷在一棵树干的白漆里  
不管它能不能让树木抵御来年的虫子

或者小心翼翼地做一次采摘  
就像采收了菜蔬叶脉间藏着的文思隐秀  
辣椒，茄子，萝卜，菜头  
最擅长治疗焦虑，肥胖，三高，咳嗽

在乡下的田园里，一杯茶泡不淡一天  
只翻一页书，哼半首歌  
划拨更多的时间翻看地里逃课的蚯蚓，天上开会的云朵

在乡下，在田园，在这里  
每一周，在月夜里死去  
每一周，在朝阳下醒来

#### 在二郎山遇见一基铁塔

稀薄的空气需要支撑和加厚  
一根长长的经线罩在颜色变幻的山林外面  
一块块钢铁，带着不可言说的成长史剖开山风的枪林弹雨

飞驰而上  
在塔基下集结  
大雪和阳光无数次检验它们，对坚韧的忠诚

人们和山路做了无数次较量  
连绵的阴雨让他们两败俱伤  
腿上渗出的血，飘过辛夷花的红  
治疗山脊表面那一道道土路的溃疡

塔吊高矗，群山肃立  
卷扬机吆喝着纤夫的号子  
老鹰叼着小鸡，钢绳拽上塔材，向天空攀登  
山坡上的人们抓着用雾搓成的风绳  
塔片的屁股和肩膀决定着上升的方向

他们的脸早已被高原的阳光，装修成了锅底的模样  
那是两根塔材对接的黑色标记

空中的螺栓锁住了风的喉咙  
嫁接的塔材不再晃动

铁塔默读岁月，从不出声  
它只是用自己的硬度和冷热，与人们的手脚交流  
它不认为自己是吸血的鬼  
它甚至不承认是工人们的精气、情绪和青春，养它快速长成  
当它俯视着珙桐花开，又消失

它长到了云朵的后面  
当着贡嘎山灿灿金光，“手可摘星辰”的诗句  
被避雷的针劈碎  
众山拱手，确认它是大山向天空传递情报的神梯

无须狼烟四起  
当导线从铁塔手上经过  
银色成纬

铁塔不与酷暑严寒做交易  
那些山上的神仙只能悄悄隐去

于是它开始发号施令  
它号令电的徒弟徒孙们给黑色的夜以绚丽的爱情